

文学初步讀物



吳敬梓著 蔣兆和插圖

五河縣

通俗讀物出版社

K25
W472

出版說明

我們出版這個「文學初步讀物」，是為了適應廣大羣衆迫切的要求，使他們有適當的初步的文學讀物，並從此開始去進一步接觸更多的文學作品。

文學初步讀物的編選範圍大致分四方面：一、在古典文學遺產中比較容易了解的作品；二、「五四」以來有代表性的短篇作品（或長篇中的片斷）；三、當代作家們的創作及羣衆創作中已有一定評價的短篇作品（或長篇中的片斷）；四、翻譯外國文學中可供學習的優秀作品。

所選作品都曾根據可靠版本作過校訂，翻譯作品則選擇可靠的譯文；都加了必要的註解（普通辭典上可以查考的用語，不再加註）；每種並附插圖數幅。

通俗讀物出版社編輯部

文学初步讀物目录(第三輯)

三顧茅廬

高老庄

尤三姐

五河县

阿Q正傳

林家鋪子

一千八百担

华威先生

坚持

眞正的老师

罗貫中著

吳承恩著

曹雪芹著

吳敬梓著

魯迅著

茅盾著

吳組綸著

張天翼著

陆柱国著

白朗著

地下的战斗

大沙漠

不能走那条路

老羊工

兩匹馬

野小鬼

誤會

丹妮亞的露營地

猪的歌

伊索寓言选

李英儒著

杜鵬程著

李准著

秦兆陽著

霍建著

法捷耶夫著

蕭洛霍夫著

阿札耶夫著

高倉輝著

周啓明譯

作者介紹

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安徽全椒縣人，一七〇一年生，一七五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死。他是清初一位大文學家，終身從事寫作，沒有做過官。他反對當時科舉考試制度、封建迷信和虛偽的禮教。他見到許多知識分子，有的卑鄙，有的無知，有的迂腐，有的糊塗。因而他以這些知識分子做對象，用諷刺的筆調，寫出了他所反對的制度、事情和人物。「儒林」，就是知識界

思。

本書說明

這一段故事選自儒林外史的第四十四回的下半回到四十七回。並略微作了一些刪節。它是寫那個時候的五河縣種種不好的風氣的。吳敬梓不滿意於他故鄉全椒縣，對於當時那種趨炎附勢的人情世態，給予了無情的暴露和諷刺。五河縣，實際影射的是全椒縣。

五河縣

不多幾日，余有達果然辭了主人，收拾行李，回五河。他家就在余家巷。進了家門，他同胞的兄弟出來接着。他這兄弟名持，字有重，也是五河縣的飽學秀才。

此時五河縣發了一個姓彭的人家，中了幾個進士，選了兩個翰林。

秀才，明清兩代，採用科舉制度：讀書人經過縣考和府考，錄取後，再參加省裏的院（或道）考，考中的就是秀才。秀才經過三年一次（就是一科）的鄉試，考中的就是舉人。舉人經過三年一次的會試，錄取後，再參加覆試、殿試，考中的就是進士。進士分三甲（就是三等），第一甲第一名稱狀元。

發，科舉中的口頭語，指中了舉人。一般也作發達、走運解釋。

翰林，進士經過朝考，取在前列的，可以被派入翰林院。翰林院是掌管圖書和著作的機關。凡是在翰林院裏的官員，都稱做翰林，其中包括有掌院學士、侍讀、侍講、修撰、編修、檢討、庶吉士等等。

五河縣人眼界小，便闖縣人同去奉承他。又有一家，是徽州人，姓方，在五河開典當、行鹽，就冒了籍，要同本地人作姻親。初時這余家巷的余家遷和一個老鄉紳的虞家是世世為婚姻的，這兩家不肯同方家做親；後來這兩家出了幾個沒廉恥不才的人，貪圖方家賄贈，娶了他家女兒，彼此做起親來；後來做的多了，方家不但沒有分外的賄贈，反說這兩家子仰慕他有錢，求着他做親。所以這兩家不顧祖宗臉面的有兩種人：一種是馱子，那馱子有八個字的行為：『非方不親，非彭不友。』一種是乖子，那乖子也有八個字的行為：『非方不心，非彭不口。』這話是說那些馱而無恥的人，假使五河縣沒有一個冒籍姓方的，他就可以不必有親；沒有個中進士姓彭的，他就可以不必有友。這樣的人，自己覺得勢利透了心，其實馱串了皮！那些奸滑的，心裏想着同方家做親，方家又不同他做。他却不肯說出來，只是嘴裏扯謊嚇人，說：『彭老先生是我的老師。彭三先生把我邀在書房裏說了半天的知心話。』再說：『彭四先生在京裏帶書子來給我。』人聽見他這些話，也就常時請他來喫杯酒，要他在席上說這些話嚇同席喫酒的人。——其風俗惡賴如此。

這余有達，余有重弟兄兩個，守着祖宗的家訓，閉戶讀書，不講這些隔壁帳的勢利。余大先生各府、州、縣作遊，相與①的州、縣官也不少，但到本縣來總不敢說。因五河人有個牢不可破的見識，總說：但凡是個舉人、進士，就和知州、知縣②是一個人，不管甚麼情都可以進去說，知州、知縣就不能不依。假使有人說縣官或者敬那個人的品行，或者說那人是個名士，要來相與他，就一縣人嘴都笑歪了。就像不曾中過舉的人，要想拿帖子去拜③知縣，知縣就可以叉着脖子叉出來。——總是這般見識。余家弟兄兩個，品行文章是從古沒有的，因他家不見本縣知縣來拜，又同方家不是親，又同彭家不是友，所以親友們雖不敢輕他，却也不知道敬重他。

那日，余有重接着哥哥進來，拜見了，備酒替哥哥接風，細說一年有餘

① 書子，就是信函。

② 相與，就是相交、要好。有時也做好朋友解釋。

③ 知州、知縣，明清官制，一省分幾個府，一府管幾個州（直隸州除外）、縣。府、州、縣的長官稱做知府、知州、知縣。

④ 拜，就是謁見。

的話。喫過了酒，余大先生也不往房裏去，在書房裏，老弟兄兩個一牀睡了。

又過了幾日，弟兄二人商議，要去拜風水 張雲峯。恰好一個本家來請喫酒，兩人拜了張雲峯，便到那裏赴席去。那裏請的沒有外人，就是請的他兩個嫡堂兄弟：一個叫余敷，一個叫余殷。兩人見大哥、二哥來，慌忙作揖。彼此坐下，問了些外路的事。

余敷道：『今日王父母在彭老二家喫酒。』主人坐在底下，道：『還不曾來哩。陰陽生④纔拿過帖子去。』余殷道：『彭老四點了主考⑤了。聽見前日辭朝的時候，他一句話回的不好，朝廷⑥把他身子拍了一下。』余大先生笑道：『他也沒有甚麼話說的不好，就是說的不好，皇上離着他也遠，怎能自己拍他一下？』余殷紅着臉道：『然而不然！他而今官大了，是翰林院大學士，又帶着左春坊⑦，每日就要站在朝廷大堂上暖閣子裏議事；他回的話不好，朝廷怎的不拍他？難道怕得罪他麼？』主人坐在底下道：『大哥：前日在南京來，聽見說應天府尹進京了？』余大先生還不曾答應，余敷道：『這個事也是彭老四奏的。朝廷那一天問應天府可該換人，彭老四要薦

他的同年^①湯奏，就說該換。他又不肯得罪府尹，唧唧的^②寫個書子帶來，叫府尹自己請陛見^③，所以進京去了。』余二先生道：『大僚更換的事，翰林院衙門是不管的，這話恐未必確。』余殷道：『這是王父母前日在仁大典

● 拜，這裏是訪問的意思。

● 風水，封建迷信的說法，給死人選擇葬地，要講究地脈、土壤、風向和水流的位置，他們說這些和子孫的命運有關。這些項目，總稱做風水。以風水為職業的人稱風水先生，也有稱做風水。

● 王父母，這裏的「父母」，是對知縣的一種尊稱，是說知縣像老百姓的家長一樣。王父母，就是王知縣。

● 陰陽生，一種迷信的職業者，包括天文、歷數、堪輿、算命、占卜、起課、擇日等項目。點，指派。這裏是指皇帝的指派。主考，鄉試的主考官。

● 朝廷，這裏是皇帝的代詞。

● 左春坊，太子府的官職，有左春坊、右春坊。

● 同年，同在一科考中的舉人、進士，彼此互稱同年。

● 唧唧的，悄悄的，暗暗的。

● 陛見，謁見皇帝。

喫酒席上親口說的，怎的不確！」

說罷，擺上酒來。九個盤子：一盤青菜花炒肉，一盤煎鯽魚，一盤片粉拌雞，一盤攤蛋，一盤蔥炒蝦，一盤瓜子，一盤人參果，一盤石榴米，一盤豆腐乾。燙上滾熱的封缸酒來。喫了一會，主人走進去拿出一個紅布口袋，盛着幾塊土，紅頭繩子拴着，向余敷、余殷說道：「今日請兩位賢弟來，就是要看看這山上土色，不知可用得？」余二先生道：「山上是幾時破土的？」主人道：「是前日。」余敷正要打開拿出土來看，余殷奪過來道：

「等我看。」劈手就奪過來，拿出一塊土來放在面前，把頭歪在右邊看了一會，把頭歪在左邊又看了一會，拿手指頭掐下一塊土來，送在嘴裏，歪着嘴亂嚼；嚼了半天，把一大塊土就遞與余敷，說道：「四哥：你看這土好不好？」余敷把土接在手裏，拿着在燈底下翻過來把正面看了一會，翻過來又把反面看了一會，也掐了一塊土送在嘴裏，閉着嘴，閉着眼，慢慢的嚼；嚼了半日，睜開眼，又把那土拿在鼻子跟前儘着聞；又聞了半天，說道：「這土果然不好！」主人慌了道：「這地可算得？」余殷道：「這地算不得！算了你家就要窮了！」余大先生道：「我不在家這十幾年，不想二位賢弟就這

般精於地理①。『余數道：『不瞞大哥說：經過我愚弟兄兩個看的地，一毫也沒得辯駁的！』

余大先生道：『方纔這土是那山上的？』余二先生指着主人道：『便是賢弟家四叔的墳，商議要遷葬。』余大先生屈指道：『四叔葬過已經二十多年，家裏也還平安，可以不必遷罷。』余殷道：『大哥：這是那裏來的話！他那墳裏一汪的水，一包的螞蟻，做兒子的人把個父親放在水窩裏、螞蟻窩裏，不遷起來，還成個人！』

余大先生道：『如今尋的新地在那裏？』余殷道：『昨日這地不是我們尋的。我們替尋的一塊地在三尖峯。我把這形勢說給大哥看。』因把這桌上的盤子撤去兩個，拿指頭蘸着封紅酒，在桌上畫個圈子，指着道：『大哥：你看！這是三尖峯。那邊來路遠哩！從浦口山上發脈②，一個墩，一個砲③；一個墩，一個砲；一個墩，一個砲；彎彎曲曲，骨裏骨碌，一路接着滾了

① 地理，就是風水。

② 發脈，山脈的起點。

③ 墩、砲，風水書上的術語，指地形：地面隆起的叫做墩，比墩小一些的叫做砲。

來。滾到縣裏周家岡，龍身●跌落過坎，又是一個墩，一個砲，骨骨碌碌幾十個砲趕了來，結成一個穴情●：——這穴情叫做「荷花出水」。』正說着，小廝●捧上五碗麵。主人請諸位用了醋，把這青菜炒肉夾了許多堆在麵碗頭上。衆人舉起箸來喫。余殷喫的差不多，揀了兩根麵條，在桌上彎彎曲曲做了一個來龍，睜着眼道：「我這地要出個狀元！葬下去中了一甲第二也算不得，就把我的兩隻眼睛剜掉了！」主人道：「那地葬下去自然要發？」余殷道：「怎的不發？就要發！並不等三年五年！」余殷道：「假着●就要發！你葬下去纔知道好哩！」

余大先生道：「前日我在南京聽見幾位朋友說，葬地只要父母安，那子孫發達的話也是渺茫。」余殷道：「然而不然！父母果然安，子孫怎的不發？」余殷道：「然而不然！彭府上那一座墳，一個龍爪子恰好搭在他太爺左膀子上，所以前日彭老四就有這一拍。難道不是一個龍爪子？大哥：你若不信，明日我同你到他墳上去看，你纔知道。」又喫了幾杯，一齊起身道了擾，小廝打着燈籠，送進余家巷去，各自歸家歇息。

次日，大先生同二先生商議道：『昨日那兩個兄弟說的話，怎樣一個道理？』二先生道：『他們也只說的好聽，究竟是無師之學。我們還是請張雲峯商議為是。』大先生道：『這最有理。』

次日，弟兄兩個備了飯，請張雲峯來。張雲峯道：『我往常時諸事沾二位先生的光，二位先生因太老爺的大事託了我，怎不盡心？』大先生道：『我弟兄是寒士，蒙雲峯先生厚愛，凡事不恭，但望恕罪。』二先生道：『我們只要把父母大事做了歸着，而今拜託雲翁，並不必講發富發貴，只要地下乾暖，無風無蟻，我們愚弟兄就感激不盡了。』張雲峯一一領命。過了幾日，尋了一塊地，就在祖墳旁邊。余大先生、余二先生同張雲峯到山裏去親自覆了這地，託祖墳上山主用二十兩銀子買了，託張雲峯擇日子。

● 龍身，風水書上的術語，指蜿蜒不斷的山脈。下文「采龍」，就指這蜿蜒而來的山脈的形勢。

● 穴情，風水書上的術語，指最適宜葬死人的地方叫「龍穴」，也叫「穴情」。

● 小廝，幼僕。

● 候着，立刻，緊接着。

日子還不曾擇來，那日睡到四更時分，門外一片聲大喊。兩弟兄一齊驚覺，看見窗外通紅，知道是對門失火，慌忙披了衣裳出來，叫齊了鄰居，把父母靈柩搬到街上。那火燒了兩間房子，到天亮就救息了。靈柩在街上。五河風俗，說：靈柩擡出門，再要擡進來，就要窮人家。所以衆親友來看，都說乘此擡到山裏，擇個日子葬罷。大先生向二先生道：『我兩人葬父母，自然該正正經經的告了廟，備祭辭靈，遍請親友會葬，豈可如此草率？依我的意思：仍舊將靈柩請進中堂，擇日出殯。』二先生道：『這何消說。如果要窮死，盡是我弟兄兩個當災。』當下衆人勸着總不聽，喚齊了人，將靈柩請進中堂，候張雲峯擇了日子，出殯歸葬，甚是盡禮。那日，閭縣送殯有許多的人。天長杜家也來了幾個人。自此，傳徧了五門四關廂，一個大新聞，說：余家兄弟兩個越發跌串了皮了，做出這樣倒運的事！

余大先生葬了父母之後，和二先生商議，要到南京去謝謝杜少卿；又因銀子用完了，順便就可以尋館；收拾行李，別了二先生過江。

（余大先生在南京住了一些時候，）余二先生有家書來約大先生回去，

說：表弟虞華軒家請的西席先生去了，要請大哥到家教兒子，目今就要進館，請作速回去。余大先生向杜少卿說了，辭別要去；次日，束裝渡江。杜少卿送過，自回家去。

余大先生渡江回家，二先生接着，拿帖子與乃兄^①看，上寫：

愚表弟虞梁，敬請余大表兄先生在舍教訓小兒，每年修金^②四十兩，節禮在外。此訂。

大先生看了，次日去回拜。虞華軒迎了出來，心裏歡喜，作揖奉坐。小廝拿茶來喫着。虞華軒道：「小兒蠢夯^③，自幼失學。前數年愚弟就想請表兄

① 告廟，古時候，遇到有重大的事情，一定要到祖宗靈前禱告一回，意思是把這件事情向祖先報告，請求保護。這種儀式，就叫做「告廟」。

② 館，學塾的意思。尋館，是找個學塾，也就是找個教書的地方。

③ 乃兄，他的哥哥。

④ 修金，送給教師的學費。

⑤ 蠢夯，夯在這裏念勺勺，就是笨。

教他，因表兄出遊在外，今恰好表兄在家，就是小兒有幸了。舉人、進士，我和表兄兩家，車載斗量，也不是甚麼出奇東西；將來小兒在表兄門下，第一要學了表兄的品行，這就受益的多了！」余大先生道：「愚兄老拙株守，兩家至戚世交，只和老弟氣味還投合的來。老弟的兒子，就是我的兒子一般，我怎不盡心教導。若說中舉人、進士，我這不曾中過的人，或者不在行。至於品行文章，令郎自有家傳，愚兄也只是行所無事。」說罷，彼此笑了。擇了個吉日，請先生到館。余大先生絕早到了。虞小公子出來拜見，甚是聰俊。拜過，虞華軒送至館所。余大先生上了師位。虞華軒辭別，到那邊書房裏去坐。

纔坐下，門上人同了一個客進來。這客是唐三瘦的哥，叫做唐二棒椎，是前科中的文舉人，却與虞華軒是同業進的學。這日因他家先生開館，就踱了來，要陪先生。虞華軒留他坐下吃了茶。唐二棒椎道：「今日恭喜令郎開館。」虞華軒道：「正是。」唐二棒椎道：「這先生最好，只是坐性差些，又好弄這些雜學，荒了正務。論余大先生的舉業，雖不是時下的惡習，他要學國初帖括的排場，却也不是中和之業。」虞華軒道：「小兒也